



□ 12  
3131  
7





孟子集註

八

八



3131  
7

孟子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朱熹集註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  
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漆洧。乘去聲。漆音。漆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名也。子產見其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



未病涉也

江音

枉方也。徒枉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一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通民力。又時將寒。河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

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過。臣下恩禮衰薄。至於若此。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貌然。



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之恩義。至也。猶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冠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禦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卑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冠讎。冠讎何服之有。

喪禮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與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

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在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

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若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

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  
清薰陶。疾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  
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也。為父兄者。若以  
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  
申而不才矣。其相  
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  
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  
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揚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  
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

果。惟義所在。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  
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  
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  
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  
妄人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爾

赤子。如嬰兒



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巳。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之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由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源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道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不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

賢者當之

或曰天亦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關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聲矣



哉。數也。水哉。水哉。數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匱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以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

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聲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取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鄉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移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在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

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以天理也。由仁義行。行仁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

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易乾卦言。九三。乾乾之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以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以見其真。勸揚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十四年。春秋作。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秦雅大雅中雅  
於天也詩亡謂秦雅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  
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去乘

聲轉音進  
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主之太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

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一



世而絕也。揚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絕也。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



罪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罪有窮后罪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  
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  
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

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  
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

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支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君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殺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殺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翳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



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而。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

言正月者。十月之氣候始。之歲。此十一月朔日。甲子。見甲子時。皆甲子。月倫。皆合。金。五。星。建。珠。皆。不。元。



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

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用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其禁令席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法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不與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

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之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

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類字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若辱也。狼。忿戾也。

夫章子。父子責善而不相遇也。  
扶音。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反養去聲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



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與夫聲

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子思曰如偃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

儲子，齊人也。瞽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與人同耳。瞽，反。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

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

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

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

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

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

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播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厭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家也。顧望也。訕也。訕也。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食以求之而以驕人於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